

一家人

詹文豹 著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一家人

詹文豹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一家人 / 詹文豹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
2012. 6
ISBN 978-7-5360-6475-1

I. ①一… II. ①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74342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责任编辑: 温文认 张 英
技术编辑: 易 平
封面摄影: 敖卓瑞
装帧设计: 林露茜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)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6 开
印 张 22.5 1 插页
字 数 300,000 字
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4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目录

■ 引 子	1
一、国难家仇永不忘	6
二、年轻学子志何方	30
三、人间天河风浪恶	149
四、析是非，欲团圆	311

引 子

正月初一天刚亮，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熟睡中的曾飞惊醒，他翻转身从床头柜上拿起话筒，耳际传来一个熟悉又陌生的男中音：

“曾飞吗？”

“是我，你是……”

“你好，祝新春如意，我是秦光啊。”

“秦光，你在哪里？”曾飞急忙坐了起来，问，“你在哪里，在哪里？”

“我在东方宾馆，昨天下午才从香港过来，”秦光也急切地回答，“昨夜我不好打扰你，因为是除夕团圆夜呀！”他转为一阵爽朗笑声，“今天是大年初一，可以会客了，所以才冒昧打电话。为了方便，想请你来宾馆……”

“你——你——”曾飞在一阵惊讶之余，忽然想起对方和自己的特殊身份，在宾馆相会是最恰当不过了，随即答道，“好，在宾馆哪栋楼哪个房间？”

“东方宾馆三楼308房，”秦光说，“中午在宾

馆吃饭，请全家来。”

曾飞看了一下表，已7时整，答道：“9时我去找你，一言为定。”

“好朋友，一言为定。”秦光把电话挂了。

“谁的电话呀？”老伴李菲被吵醒也准备起身了，“一点礼貌也不讲，大清早就……”

“老同志从海外来，别要求太高了。”曾飞壮实的身躯换上一套准备会客的便服，比平时穿军服显得别有一番男性的魅力，又意识到要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的老同学，神情自然地流露出紧张和激奋。妻子见他这副模样，问道：

“见哪个老同学值得你这么兴奋？”

“说起来你也会关心的，”曾飞神秘地眨了眨眼，“符小娟的恋人秦光！”

“是他？”李菲惊奇地瞪起秀眼，觉得胸口突然落下一块大石，“他为什么不去找符小娟，却来找你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”曾飞坦然道，“电话讲不了许多，见了面，就什么都知道了。”他扣好最后一个衣扣，转身又说，“这回你的醋意可彻底消除了。”

“去你的，她还会来黏糊你的……”李菲话未了，房门开了。

电话把昨夜回家过团圆夜的女儿曾敏也吵醒了，她带着扎两个小蝴蝶结的未满3岁的小孙女蹦跳着出现在房门口，曾敏逗引女儿道：

“向公公姥姥拜年！”

小孙女两手抱团在二老面前上下晃动着道：“公公姥姥新年快乐！”

“哈，好乖，好乖！”曾飞正要抱起小孙女，忽被李菲抱起出门了。

2 “爸爸，谁这么早来电话拜年呀！”曾敏捋捋披在双肩的秀发问

道，“电话还约你出门？……”

“一个早年的老同学。”曾飞本不想细谈，憋了一会还是笑道，“符小娟阿姨早年的恋人秦光从海外回来！”

“是吗？那可好！”曾敏一听两眼亮晶晶，“这下可治妈妈的心病了，妈妈她……”

“说什么鬼话呀！”李菲抱着孙女一个倒旋又出现在门口，“做女儿的随便议论父母是非可不好……”

“嘻嘻！”曾敏回头对着李菲，“我说错了吗？妈妈爱吃醋呢？”

“你——”

曾敏笑了几声对曾飞道：“我几次看见符阿姨在客厅和爸爸多说几句话，妈妈就眼不是眼、鼻子不是鼻子地给脸色看，弄得符阿姨很难堪，一次我见她出门掉泪了！”回头对李菲笑问，“不是吗？”

“鬼丫头，你懂什么？”李菲责问，“除非她去嫁人！”

“我懂妈妈爱吃醋——女人通病。”曾敏笑得满脸红扑扑，将李菲怀里的女儿接回自己房间去了。

曾飞知道秦光在年初一急于会见肯定有特殊需要，心想：他为什么不直接找符小娟呢？啊，是了，十几天前小娟不是在电话中告诉他要到成都一个同学家过春节么，他没有这个同学的地址和电话，怎么通知她……

9 时左右，曾飞如约出现在东方宾馆东楼 308 号门口，正想伸手敲门，房门骤然开了，一个头发有点灰白、长方脸的男子瞪起大眼呼叫道：

“曾飞！”

“秦光啊！你还认识我，”曾飞紧握着秦光的手，“都快 40 年了啊！”

“当然认识，当然认识！”秦光握住曾飞的手摇了又摇，又上前拥抱他，“我能打赌，你骨头烧成灰我都认识你！真的，我的好朋友，

我多想念你们啊，真的，多想念啊！”

听了“你们”二字，曾飞放开了秦光，招呼他坐到沙发上，问道：“你为什么先找符小娟，她可是经常在叨念你！”

“符小娟？”秦光胸口像受雷击，双眼瞪得老大，他是为了她才来的啊，但他很快转为哈哈笑脸，“曾飞啊，我找你们可不容易，你的地址和电话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，我想，能找到你，其他人，包括符小娟都能找到，所以我一得到你的信息就马不停蹄从台湾买机票直飞香港，也不顾过大年小年了，昨夜从香港搭车来广州！”

“啊——”曾飞表示疑惑。

“告诉你，我刚退役到华航工作了。”秦光又哈哈大笑。

曾飞解释道：“是的，我听说了，蒋校长一个月前允许老兵回大陆探亲。”

“你也知道啦？”

曾飞转了话题道：“符小娟年前给我电话，说她要去做成都一个同学家过春节，顺便参观一下都江堰水利工程——她是学水利的。”

“什么时候回来？”秦光发急。

“年初六就上班啦，最迟初五回广州，”曾飞说，“可惜没有她同学的地址和电话。”

秦光从曾飞言语中察出，他和符小娟不是夫妇，在台湾怎么有人传出符小娟嫁给了曾飞呢？在他纳闷时，曾飞“咦”了一声问：“你夫人呢？”

秦光无奈地搓着手道：“我还没有结婚。”

“你——”曾飞吃惊，站起来转悠一圈后道，“符小娟因为你也没有结婚。”

像一声巨雷轰响，秦光跳起抓住曾飞双臂：“此话当真，当真？！老天爷，我为了她呀！……”

“好朋友，坐下吧！”曾飞拉着秦光回到座位上，放慢了语调，

“你俩真是一对多难的火凤凰啊！熬过了 30 多年的风风雨雨……”

秦光脑子还在嗡嗡作响：他不会骗我吧……不会，不会，我了解他，他从不说假话，符小娟也是忠于爱情的。是哪个把错误的信息传到台湾，说小娟嫁给他？这下好了，30 多年没有白等了……秦光突然哈哈大笑道：“好朋友，今天我们能见面就是万幸了，婚姻事暂不谈，就谈友谊，好么？因为你我都清楚，我是国民党死硬派，你是共产党的坚定分子，一谈政治就要碰撞。”

“好主意。”曾飞觉得来自两个不同世界的老同学，在未相互了解之前谈友谊是最好不过了，“老同学，我们友谊的根基深厚啊，足够我们好好谈三天三夜呢！”

于是，两个老同学翻开近半个世纪的一桩桩尘封的往事，一本本陈年老账……

一、国难家仇永不忘

1

1943年，粤东地区由于日寇侵略，国民党腐败，加上天灾酿成的大饥荒，逼得粤东地区一群群灾民扶老携幼，背井离乡逃荒到赣南和闽南一带。曾飞、秦光和符小娟等人就是在这个逃荒大潮中，各自跟着亲人，从不同县份来到赣州——抗战的大后方。

这年夏季，赣州街头，赣江两岸的竹棚里，到处簇拥着一堆堆衣衫褴褛拖儿带女的难民。蒋经国主政下的赣州街头，到处书写着“人人有饭吃，人人有工作，人人有屋住，人人有衣穿，人人有书读”的标语。这些标语，点燃了身处绝境的难民对生活的希望。《广东会馆》、《潮州会馆》马上动员社会救助，政府也拨救济粮，虽然救济粮多是糙米，但依然可以活命。难民中受困扰最甚的是痢疾、疟疾和霍乱，这些疾病如猛虎般伤害和吞噬这些无辜的难民，很多难民不是死于逃荒路上，就是死于这些疾病中。

在赣州东门外，一个靠江边的祠堂里，住着十几户来自不同县份的难民。秦光正患痢疾，病得很重；他父母在路上病死后没人收尸，13岁的他只能拔点草盖在父母脸上了事；自己边讨饭边跟队伍流浪来

这里，住下没几天就病倒了，一天要拉痢十几二十次，他没力气走路，是同住一屋的少年曾飞扶着他一次次地上厕所的。曾飞和他非亲非故，但他友善待人，不仅扶他上厕所，还帮他洗衣做饭；在曾飞为秦光忙碌时，一个十二三岁的姑娘出现在他俩身边。姑娘叫符小娟，圆圆的脸，大而机灵的眼睛，对他俩只睁着同情的目光。她母亲叫沈莲，信基督教，生性慈善，乐于助人，对女儿道：

“去帮他熬药吧。”

“熬什么药呀！”姑娘水汪汪的眼睛对着母亲。她早就想去帮他了，只因自己是女儿家，又素昧平生，不便开口，只能眼巴巴看着秦光被痢疾折磨。

“痢疾要采摘凤尾草和车前草来熬水喝。”沈莲对女儿说，她自己正患疟疾，上午发冷几小时，现正发热。叹气道：“上帝啊！给这些灾民消灾吧！”她挣扎着要起身，女儿道：“你别动，凤尾草、车前草外面山坡到处是，我去拔来熬。”

“好！你去。”沈莲说着起身从一个衣袋中取出一片奎宁，倒了一杯水，吃了下去。目送女儿走出门口。

沈莲今年35岁了。三年前丈夫丢下母女与世长辞之后，她信了基督，发誓要将女儿抚养成人，以慰丈夫在天之灵。她相信上帝是会帮助穷人的，只要心善，上帝就会布施恩泽，她自己这么想，也教女儿这么做。

很快，药熬好了。曾飞搀扶着秦光从厕所回来时，小娟将一碗药放在少年面前：“吃下去，会慢慢好的。”姑娘羞涩着说。

“多谢！”曾飞代秦光回答，因为秦光太疲累了，一回来就躺在地上。见姑娘不言语，曾飞又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叫符小娟。”为了要两个少年相信药的可靠性，又道，“草药是我妈交代我去外面山坡拔来的，我妈懂治痢疾的草药！”

“那再多谢你妈！”曾飞说着往十多步外、在祠堂一角的妇女投去

感激的微笑。妇女点点头，随之艰难地走了过来，轻声细语道：

“喂他吃，吃了会好的，我们乡下都是用这草药治痢疾。”她蹲下身去，看了看秦光脸色：虽又黄又瘦，却长得俊呀！随起恻隐之心，问道：“你俩是兄弟吧！”

“不呢，我前天来这里才认识他！”曾飞说，“见他病成这个样子，来帮他的。他父母在路上死了，他一个人……”

“呀！”姑娘一听，圆眼睛睁得老大，随之又问曾飞，“你呢！”意思是家都好么？

“我是跟舅母来的！”曾飞朝祠堂另一角落撅了撅嘴，“舅母对我很好，一路上多亏有她照顾。”

“好人有好报！愿天主保佑大家平安哪！”沈莲说，“我们前天才从河边竹棚搬来这里。明天我要去教堂做礼拜……”

“妈……”符小娟说，“你疟疾还未好，下个礼拜去吧！”

“不，这两天吃了奎宁片，明天会好的，我去向天主祈求为秦光消灾，愿主保佑！”

秦光听到大婶是信耶稣基督的，病恹恹的脸色突现少许光泽，无力地笑说：“阿姨信基督，我也是……”

“啊！那好！”沈莲道，“基督一定保佑你！”她转向符小娟，“好好照顾秦光，我做饭去了，下午你再找些凤尾草来，一天吃三次。”

秦光吃了药，又要去厕所，曾飞扶起他时，一看，呀！席上有血污！痢疾拉在席上了。只见符小娟赶快去拿来一块布片，擦去污秽。等曾飞搀扶秦光回来时，席子已干干净净。符小娟去江边洗了布片回来时，额角挂着汗珠。两个少年都很感激这个姑娘。曾飞道：“你真好，能帮助受苦难的人。”

“你不也一样么！”符小娟笑说。三个男女少年的心顷刻间贴在一起了。

8 周围传来锅碗瓢盆的丁当声，曾飞去舅母处吃饭了，符小娟蹲下

来深情地注视着秦光下腹绞痛时拧紧的眉尖，以及瘦削的脸庞。啊！真不幸，没有病该多好。曾飞去吃饭未回，她问道：

“中午你要吃稀的还是干的，我给你做。”

“随便，曾飞回来会去做的。”秦光有气无力地回答。

“我给你做吧！有米吗？”

“米在这里，前天领的。”秦光指指身边一个箩筐说。箩筐装着破棉被，几件衣服和几只碗。是父母在路上死后留给他的。他母亲在筠门岭咽气之前说：“孩子，你跟着人走吧！13岁了，可以自找活路了，没有吃的就去讨碗来吃，到了赣州，听说能领到救济米……”睹物思人，秦光眼角滚下几滴热泪。他怕被姑娘看到，艰难地转过身去，但姑娘早发现了，对他轻声道：

“难受么，需要我做什么，尽管说。”

“没……没有。”

“这样吧！我那里锅灶方便，你的米和我们的一起下，中午吃白菜，早上我去买的。”

“那谢谢了！”话未说完，痢疾又来了，他慌张爬起……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去厕所！”

“我搀你去！”

“不行，女孩不能去男厕。”说着一个趔趄，小娟马上去扶住。

“看你，一个人怎行呀！”

“你不能去！”秦光坚决将符小娟推开，这一用力又一个趔趄，又被扶起。

“看呀！你一个人不行嘛！”符小娟不嫌他身上汗臭和屎味，硬是搀扶着他腋窝，架着他走。

厕所是几条棺木板架在一个大粪池上，中间可以蹲几个人的简陋公厕，急了时甚至男女混用，符小娟扶他进去时，见木板上粪迹斑

斑，难以下脚，秦光本要选个干净地方，但无奈憋不住了，便推符小娟出去，关上门……

符小娟在门外等了好一会，见没有动静，即推门进去，秦光已晕倒在木板上。“啊！”她惊叫一声，冲上前去扶起……正好曾飞赶来，两人搀他回祠堂内。秦光大汗淋漓，脸色发白，不断地喘着粗气。躺下休息片刻，又吃了沈莲煎好的药水，神色好些了。

沈莲看着秦光发愁，喃喃道：“厕所这么远，一天要跑十几二十次，不行的！”她转对曾飞，“能不能找个大瓦罐，放在屋后，上面用瓦片盖住。”

曾飞一听，马上跑到附近乡下找来一个弃用的大咸菜缸，放在祠堂后的空地上，刚好坐上去大便，反正是童龄，顾不了许多了。现在祠堂内到处是病号，不是痢疾，就是疟疾，大热天包住棉被还在哼哼发抖。红十字会的医务人员下午来探望生病的难民，医生同意秦光吃凤尾草药水，又给了一点西药配合吃。

但是，秦光由于病情狂急，药力终未将病情扼住。一天照样拉了20多次；站立都困难了，要拉痢疾只得让曾飞背他出去。有时边背秦光血红的痢粪边从秦光大腿滑下。符小娟就拿着布片在后面给他揩拭……

姑娘没有做过伺候人的事，更未在一个素昧平生的少年面前为他端水送饭，擦身洗脚，但她却心甘情愿地去做。她妈妈沈莲在一边说：“阿娟，别人有难，能帮人一手就是积德，圣经上是这么说的。只是事后要注意洗手，不要受传染。”

“嗯！我知道啦，妈妈。”

“那就好，叫曾飞也注意。”

曾飞把秦光背回来放在席上。小娟也端来一碗马蹄粉，对秦光道：“你胃口不好，我妈今早去做礼拜，并领来一点救济款，给你治病的，这碗马蹄粉你吃了吧！”

秦光一听，两颗热泪蓦地滚了下来，有气无力道：“你们对我这么好，我不死，一定全力报答你们母女和曾飞！真的真的！”说着把脸别了过去，又滚下一串热泪。

“别这么说，我们都是落难人，落难人都懂得要互助！”小娟蹲下去，用脸巾给他揩额头的汗，又扶他坐起来吃了马蹄粉。

曾飞回来了，将两块揩痢疾污秽的破布片洗净晾在天井的竹竿上。小娟跑过去轻声道：“要洗洗手，多洗几次，免得传染！”

“嗯……”曾飞轻笑，答应了，又似不当回事。他正要离开又转身对小娟说：“他很虚弱，在外面晒太阳很难熬，能否将瓦缸拿进祠堂内，这样方便些。”

“别人不同意呢？好臭的。”小娟环视了一下周围东一堆西一摊的难民同胞，没生病的大人不是去码头挣钱，就是去领救济粮了，留下老人和小孩在吵吵嚷嚷，也有人拉痢疾的，但都没有在祠堂内放便桶。

听见谈话的沈莲走了过来，道：“这样吧，将我的位置和他对换一下，我这里是个屋角，不显眼。”她见两个孩子没表态，又加一句，“我去向大家说个情，大家会同意的。”

很快，秦光的床位被挪到屋角，便缸也由屋外挪到屋内来了。这样，秦光需排便，就由曾飞或符小娟扶他坐上去，便完时由曾飞给他揩拭肛门的秽物，小娟就在一边看着曾飞如何动作；有时秦光的下身裸露，她即别过脸去，毕竟是十二三岁的姑娘了，早懂男女之间的事了。但她发觉，秦光下身还是光溜溜的，童子身呢！她怕曾飞不在时，会轮到自己做这些事——难为情呢！

但是，符小娟怕难为情的事终于落在她身上了。两天后，曾飞被传染发病了，他一天要跑十几次厕所。还好，沈莲马上熬药水给他吃，一天服三剂，病情控制住了，他舅母对他也很关心，没酿成大病。只是他不能再来护理秦光了。于是扶秦光上下便缸、洗刷污物、

伺候服药吃饭等工作全落在符小娟身上了。有时符小娟母亲有空也来帮一下忙——她要去给人洗衣服挣钱养家呢——秦光很知趣，死活也不让她揩肛门秽物，他把住裤子挣扎着。

“病成这个样子还逞强呀！”符小娟在他排完便后硬是将他背朝天按在席子上揩干净肛门。接触多了，不怎么害羞了。无亲无故，她不明白自己为何这样疼怜他，是因为他是异性，又生一副俊俏的面孔，还是因为怜悯他小小年纪父母双亡？……总之，两三天来的接触，使这个单纯的姑娘对他产生了好感。

秦光每次拉痢疾前，下腹总会一阵绞痛，他痛楚地按着小肚，眉头拧了又拧，呻吟声阵阵，见这般愁惨，符小娟总是蹙着眉，好似自己在受痛：“我给你按摩好么？”她细语喃喃。

“不……不……”秦光摆摆手，又要爬起来排痢。小娟扶起他，又帮他除裤。“唉呀！”秦光又猛叫，“除裤我自己来。”他猛抓紧自己的裤头，脸一阵羞赤，“真不好意思呢！”

“又逞强啦！”符小娟也泛起满脸红潮，“就当我是你妹妹吧！不要讲许多了！”她态度温柔又坚决，帮他坐上瓦缸之后，迅速将裤从屁股拉开，然后去拿备用布片。

“小娟，你比我妹妹还亲呢。”秦光排出内急之后低声道，“真的，我真感激你们母女和曾飞，我无以为报呀！”

狂拉一个星期，病情还不见减轻，小娟母女担心会出现不治。红十字会给的西药吃过了，草药一天三剂也服了，怎么还拉得这么厉害？曾飞也拉，但吃三天药就减轻了。他今天过来帮小娟母女护理秦光。但沈莲劝他多休息几天，保养好身体。

今夜，祠堂内有一家人的老太太得霍乱不治，全家人在啼啼哭哭，祠堂沉浸在一片哀伤的气氛中。符小娟看着秦光躺在席上全身骨瘦如柴，肚子瘪得像一层纸粘在脊椎骨上，耻骨却高高的，男人那点东西显得特别突出。她怕秦光也像老太太那样一命归西，爱怜的目光

久久地落在他的脸上、身上，时不时给他赶蚊子，揩去脸上的汗渍。秦光自己听了啼哭声也全身震悚，“我不能死，我不能死！”他告诫自己。因为母亲在筠门岭咽气前，就特别要他好好活下去，他是这个家的独苗呀！想起父母亲，看看现在的处境，他越发感念眼前这个姑娘，感念姑娘的母亲，母女也需要一个男人呀！如果她们不嫌弃，他就是她们中的一员了。是的，他不死就要给她们他所能给的一切，因为他这条命是她们母女再造的；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小娟护理他的一举一动，当她一只小手去揩他额角的汗渍时，他将它抓住，并颤着声音道：

“只要我能活着，今生今世愿为你们当牛做马，因为这条命是你们母女再造的！”

“嗯，睡觉吧！”符小娟听了一阵暖流刷地冲上心房，但说不出什么，只两眼汪汪地看着他，暗想：你能好过来么？听说痢疾也有死人的，你不能死呀！我愿尽一切来帮你……

沈莲端来一碗马蹄粉，道：“你今晚还未吃东西呢！能吃尽量吃，患痢疾只要能吃，慢慢会好的。”她说着扶秦光坐起来。女儿小娟接过碗，一勺一勺喂秦光吃。此刻，外人一看这个景象肯定会认为是一家母子女。几天来周围已有人议论开了：这个少年好得有曾飞，后又有母女善心护理，这几个人有缘分呢！神佛保佑，好人过个大运吧！

2

吉人自有天相这句话很难应验。但少年时期的生命力特别健旺，抵抗疾病的能力也特别强是不争的事实。一个多星期后，患痢疾的曾飞已能活蹦乱跳，不仅能帮舅母洗衣服做饭，而且还去赣江玩水了；秦光也从每天拉痢二十多次减至三五次了。他已能自己进出厕所，只是做饭、洗衣还要曾飞和符小娟帮助。